九雲夢 二

傳二五剛陽而不相應上下體有窒塞之情因其窒塞而得中也 [illegible]

[illegible]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傳天上水下相違而行二體違戾訟之由也若上下相順訟何由興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絶訟端於事之始則訟无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愼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

本義天上水下其行相違作事謀始訟端絶矣 [illegible]

坎水生於天一乾坎本同氣而生者也一動之隔由是而天下之事不可以細微而不謹也 [illegible]

君子法之作事謀始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傳六以柔弱居下不能終極其訟者也故於訟之初因六之才爲之戒曰若不長永其事則雖小有言終得吉也蓋訟非可長之事以陰柔之才而訟於下難以吉矣以上有應援而能不永其事故雖小有言終得吉也有言災之小者也不永其事而不至於凶乃訟之吉也

[illegible]

本義陰柔居下不能終訟故其象占如此 [illegible]

[illegible]

九雲夢卷之三

賈春雲爲仙爲鬼　狄驚鴻乍陰乍陽

翰林自遇仙女以來不尋朋友不接賓客靜處花園專心一慮夜起而待明待日出則待夜惟望使彼感激而美人不肯數來翰林愈懸篤而望甚切矣久之而一日二人自花園後門而來在前者即鄭十三在後者生面也鄭生引在後者見於翰林曰此師即太師所尊信之杜真人相法下對坐談風采秀朗相[illegible]見而[illegible]去歎而[illegible]

九雲夢卷之三

賈春雲爲仙爲鬼　狄驚鴻乍陰乍陽

翰林自遇仙女以來不尋朋友不接賓客靜處花園專心一意夜至則待來日出則待夜惟望使彼感激而美人不肯數來翰林念轉篤而望益切矣久之兩人自花園挾門而來在前者卽鄭十三在後者生面也鄭生引在後者見於翰林曰此師傅卽太極宮杜眞人相法卜術與李淳風袁天綱相頡頏也欲相楊兄而邀來矣翰林向眞人而揖曰慕仰尊名宿矣尙未承顏　奉占有數耶先生必審見鄭生之相以爲

如何耶鄭生先答曰此先生相小弟而稱曰三年之內必得高第將為八州刺史於弟足矣此先生言必有中兄試問之翰林曰君子不問福只聞災殃惟先生直言可也真人熟視而言曰楊翰林兩眉皆秀鳳眼向鬢位可路於三台耳根白如塗粉圓如垂珠名必聞於天下權骨滿面必手執兵權威震四海封侯於萬里之外可謂百無一欠而但今日有目前之橫厄若不遇我殆哉々々翰林曰人之吉凶禍福無不自己致之而惟疾病之來人所難免無乃有重病之兆耶真人曰此非尋常之災殃也青色貫於天庭邪

氣侵於明堂相公家內或有來歷不分明之奴婢乎翰林於心已知張娘之祟而蔽於恩情略不驚恐答曰旡是事也眞人曰然則或過古墓感傷於胸中或與鬼神相接於夢裡乎翰林曰亦無是事也鄭生曰杜先生曾無一言之差楊兄更加商念翰林不答眞人曰人生以陽明保其身鬼神以幽陰成其氣若晝夜之相反水火之不容今見女鬼邪穢之氣已罩於相公之身數日之後必入於骨髓相公之命恐不可救矣此時毋曰貧道不曾說來也翰林念之曰眞人之言雖有所據女娘永好之盟固矣相愛之情至矣

夫豈有害吾之理乎楚之襄遇神女而同席柳春畜鬼妻而生子從古亦然我何獨慮乃謂眞人曰人之死生壽夭皆定於有生之初我爲有將相富貴之相鬼神其於我何眞人曰夭亦相公也壽亦相公也死與於我矣乃拂袖而去翰林亦不强留焉鄭生慰之曰楊兄自是吉人神明必有所助何鬼之可慮乎此流注往以誕術動人可惡也乃進酒終夕大醉而散是日翰林至夜分乃醒焚香靜坐苦待女娘之來已至深更杳無形迹翰林拍案曰天欲曙矣娘不來矣欲滅燭而寢矣窓外忽有且啼且語之聲細聽之則乃女

娘也曰郎君以妖道士之符粧於頭上妾不敢近前妾雖知非郎君之意是亦天緣盡而妖魔戲也惟望郎君保重妾從此永訣矣翰林大驚而起拓戶而視之已無人形而只有一封書在於階上乃折見之即女娘之所製也其詩曰

昔訪佳期躡彩雲更將清酌酹荒墳深誠未效恩
先絶不怨郎君怨鄭君

翰林一吟一唏且恨且怪以手撫頭有一物在於總髮之間出而見之乃逐鬼符也大怒叱曰妖人誤我事也遂裂破其符痛悲益切更把女娘之詩微吟一

度大悟曰張女之怨鄭君深矣此乃鄭十三之事也雖非惡意誼敗好事非道士之妖乃鄭生也吾必辱之遂次女娘之詩囊以并之曰詩雖成矣誰可贈矣

詩曰

冷然風馭上神雲莫道芳魂寄孤墳園裡百花之底月故人何處不思君

達明往鄭十三家鄭生出去矣三日往尋終未一遇女娘影響杳緲遠矣欲訪於紫閣之亭則精灵已歛欲尋於南郊之墓則音容難接死処可問无許可施抑塞紆軫寢食頓減矣一日鄭司徒夫妻置酒饌邀

翰林討穩而飛觴司徒曰楊郎神觀近何憔悴耶翰林曰與十三兄連日過飲恐因此而然矣鄭生忽来到翰林以怒目睨視不與語矣鄭生先問曰兄近来職事倥偬耶心緒不佳耶陜阨之情苦耶濫酒之疾作耶皃何憔悴耶神何蕭索耶翰林微答曰旅遊之人要得不然司徒曰家中婢僕傳言楊郎與一美娘共話於花園此語信耶翰林答曰花園僻矣人誰往来必傳之者妄也鄭生曰以楊兄聰達之量爲兒女羞愧之態耶兄雖以文設作杜真人觀兄氣色不可掩也小弟恐兄迷而不悟禍將不測潛以杜真人逐鬼

之符置於兄束髮之間而兄醉倒不省矣其夜潛身於園林叢密之中竊見則有鬼女哭辭於兄寢室即踰墻而去與鄭眞人之言驗矣以弟之識至矣兄不我謝而乃反肆怒何耶翰林知其不可卒諱向司徒而言曰小婿之事頗涉荒駭當備告於岳丈矣具其首尾悉陳無餘仍曰小婿固知十三兄之愛我而女娘雖曰鬼神莊而不誕正而不邪決不貽禍於人小婿雖疲劣亦丈夫也不必為鬼物所迷而鄭兄乃以不經之符斷其自來之路寔不能無介於中也司徒擊掌大笑曰楊郎文彩風流與宋玉同也已作神女賦

也老夫非為戲言於楊郎也吾少時偶值異人果學少
翁致鬼之術矣今當為賢婿致張女娘之神以謝徑
兒之罪以慰賢婿之心未知如何翰林曰此岳丈弄
小婿也少翁雖能致李夫人之魂而此術之不傳也
久矣小婿於岳丈之言不敢信也鄭生曰張女娘之
魂楊兄則不費一言而致之小弟則能以一符而逐
之鬼中之可使者也兄何疑乎司徒乃以麈尾打屏
風曰張女娘安在一聲女子忽自屏後而出含笑含嬌
立於夫人之後翰林一舉目已知其張女娘也怳々
惚々莫知端倪直視司徒及鄭生而問曰此人耶鬼

耶鬼何以能出於白晝耶司徒及夫人啓齒而笑鄭
生捧腹大噱顚仆不能起左右侍婢等已折腰矣司
徒曰老夫方爲賢婿而吐其實矣此兒非鬼非仙即
吾家所育賈氏女子其名春雲近因楊郞堀處花園
嘆盡苦況老夫送此美女以侍賢郞欲以慰客中之
無聊蓋出於吾老夫妻好意而年少輩居間用詐戲
謔太過遂使賢郞無端苦惱不亦笑乎鄭生方止笑
而言曰前後再度之逢皆我所媒而不感媒妁之恩
反以仇讐視之楊兄可謂負功忘德者也翰林亦大
笑曰岳丈旣以此女送於小弟鄭兄從中操弄而已

何功之可賞鄭生曰操弄之責弟當甘心發蹤指示
自有其人此豈獨為小弟之罪哉翰林向司徒而笑
曰苟有是也或者岳丈為少婿作遊戲事也司徒曰
否否老夫之鬢已黃矣豈可作兒戲乎楊郎誤思也
翰林顧鄭生曰非兄作俑而誰復為此戲乎鄭生曰聖
人有言出乎爾者反乎爾楊兄更思之曾以何計欺
何許人乎男子尚化為女子以俗人而為仙以仙子
而為鬼何足怪哉翰林乃大覺笑向司徒曰是哉是哉
小婿曾有得罪於小姐之事矣小姐猶不忘懷賦之
怨也司徒與夫人皆笑而不答翰林顧謂春雲曰春

娘汝固慧黠矣欲爭其人而先欺之眞於婦女之道
何如耶春雲跪而對曰賤妾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
詔也翰林嗟歎曰昔神女朝爲雲暮爲雨今春娘朝
爲仙暮爲鬼雲與雨雖異一神女也仙與鬼雖變一
春娘也襄王惟知一神女而已何與於雲雨之變化
令戒只知一春娘而已何論其仙鬼之互變乎然襄
王見雲則不曰雲而曰神女見雨則不曰雨而曰神
女令戒遇仙則不曰春娘而曰仙遇鬼則不曰春娘
而曰鬼是戒不及於襄王遠矣春娘之變化非神女
所及也吾聞強將無弱卒其裨將若此其大將不待

親見而可知也座中皆大笑更進酒肴終夕大醉春雲亦以新人與於末席至夜春雲執燭陪翰林至花園翰林醉甚把春雲之手而戲之曰汝真仙乎真鬼乎仍熟視之曰非仙也非鬼也乃人也吾仙亦愛之鬼亦愛之況人乎又曰仙亦非汝也鬼亦非汝也或使汝而為仙或使汝而為鬼者亦真有為仙為鬼之術而以楊翰林為俗客而不欲相從耶以花園為陽界而不欲相訪耶人能使汝為仙為鬼而我獨不能使汝而變化乎使汝而欲為仙也其將為月殿之姮娥乎使汝而欲為鬼也抑將為南岳之真真乎春雲

雲對曰賤妾潛越京多欺罔之罪雖相公寬假之翰林曰當設之變化為鬼亦不以為忌到今豈有追咎之心乎春雲起而謝之楊翰林得第之後即入翰苑自應職事尚未敢覲方欲請暇歸鄉省拜母親仍陪來京第即過婚禮而時國家多事吐蕃數侵掠邊境河北三節度或自稱燕王或自稱趙王或自稱魏王連結强隣稱兵交亂天子憂之博謀於群臣廣詢於廟堂將欲出師致討大小臣僚言設矛楯皆懷姑息苟且之計翰林學士楊少游出班奏曰宜如漢武帝招諭南越王故事亟下詔書誥以禍福終不敢命用

武取勝爲萬全之策也上從之使少游卽草詔於上
前少游俯伏受命走筆製進上大悅曰此文典重叫
截恩威並施大得誥諭之體狂寇必自戢矣卽下於
三鎭趙魏兩國則去王號服朝命上表請罪遣使進
貢馬一萬匹絹一千匹惟燕王恃其地遠兵强不肯
歸順上以兩鎭之服皆少游之功降音褒崇曰河北
三鎭專據一隅屈强造亂殆百年矣德宗皇帝起十
萬衆命將征伐終未能挫其强而服其心矣今楊少
游以盈尺之書服兩鎭之賊不勞一師不戮一人而
皇威遠暢於萬里之外朕宗嘉之賜以絹三千匹馬

五千匹表予優獎之意仍欲進秩少游進請辭謝曰
代草王言卽臣職分兩鎭畋化莫非天威臣以何功
叨此重賞況一鎭猶梗聖化敢肆跳梁恨不能提劒
執殳以雪國家之恥陞擢之命何安於心人臣願忠
固無間於職階之崇卑兵家勝敗不專在於士卒之
多小臣願得一枝之兵倚杖大朝之威進與燕寇決
死力戰以報聖恩之萬一上壯其意問於大臣皆曰
三鎭互爲唇齒之形而兩鎭旣已屈服小燕狂賊特
鼎魚穴蟻也以兵臨之則必若摧枯拉朽而王者之
兵先謀後伐請遣少游喩以利害不服則卽加兵可

也上然之使楊史將持節徃諭翰林奉詔旨受鈇鉞
將發行拜辭於司徒司徒曰邊鎮驁逆不用朝命非
一日也楊郎以一介書生入不測之危地如有不虞
之變猝於無備之處豈但為老夫之不幸吾老且
病雖不與朝廷末議而欲上一書而爭之翰林曰
曰岳丈毋用過慮藩鎮不過乘朝庭之不靖哇誤於
一時也今天子神武朝政清明趙魏兩國且已束手
蕞弱之小鎮偏小之一藩何能為哉司徒曰王命旣
下君意已定老夫更無他言惟願加飡而已夫人垂
涕而別曰自得賢郎頗慰老懷郎今遠行我懷如何

王程。有限只祝來皈疾也翰林退至花園治行即發
春雲執衣而泣曰相公之朝直於玉堂也妾必早起
整包寢具奉著朝花相公必流盻顧妾常有眷々不
忍離之意今當萬里之別何無一言相贈翰林大笑
曰大丈夫當國事受重任死生且不可顧區々私情
安足論乎春娘無作浪悲以傷花色謹奉小姐穩度
時日待吾竣事成功腰懸如斗大金印得意歸來也
卽出門乘車而行々至洛陽舊日經過之跡尙不改
矣當時以十六歲藐然一書生著布衣跨蹇驢猬々
栖々行色艱關不啻如蘇秦言[illegible]之勞矣才過數年

逮王節駈駟馬洛陽縣令奔走除道河南府尹匍匐導行光彩照耀於一路先聲震慑於諸州閭里得見行路咨嗟豈不誠偉哉翰林先使書童往探桂蟾月消息書童往蟾月之家重門深鎖迎樓不開惟有櫻桃花爛開於墻外而已訪於隣人則曰蟾月去年春與遠方相公結一夜之緣其後稱有疾病謝絕遊客官府設宴稱故不進矣未幾佯狂盡去珠翠之飾改著道士之服遍遊山水尚未還故不知其方在何山矣書童以此來報翰林歡意遽沮若墜深坑過其門墻撫迹潸辛夜入客舘不能交睫府尹進娼女千餘人而

娼之皆一時名艶也明粧麗服三面圍坐前者天津
橋上諸妓亦在其中矣爭姸誇嬌欲賭一眄而翰林
自無佳緖不近一人翌曉臨行遂題一詩於壁上其
詩曰雨過天津柳色新風光宛似去年春可憐玉節
皈來地不見當壚勸酒人寫訖擲筆乘軺取其前路
而去諸妓立望行塵只切悵恨而已爭謄其詩納於
府尹〻〻責衆娼曰汝輩若得揚翰林之一顧則可
增三倍之價而一隊新粧皆不入於翰林之眼洛陽
自此無顔色矣問於衆妓知翰林屬意之人揭榜四
門訪蟾月去處以待翰林復路之日矣翰林至燕国

絕徼之人未曾睹皇華威儀見翰林如地上祥麟雲間瑞鳳到底擁車塞路無不以一覩為快而翰林威如疾雷恩如時雨邊民亦皆欣欣鼓舞嘖舌相稱曰聖天子將活我矣翰林與燕王相見翰林盛稱天子威德朝廷處分以向背之執順逆之機縱橫闡言皆有理滔滔如海波之寫凛凛如霜飈之烈燕王瞿然而驚惕然而悟乃以膝蔽地而謝曰縶藩僻陋自外聖化習故狃常遠不知返此承明教大覺前非自此當永戢狂圖恪守臣職惟皇使啟奏朝廷使小邦因危獲安轉禍為福則是小鎮之幸也因設宴於薛

鏤宮以餞翰林將行以黃金百鎰名馬十匹贐之翰
林却不受離燕土而西歸行十餘日至鄭之地
有美少年乘匹馬在前路矣仍前導僻易下立於路
傍翰林望見曰彼書生所騎者必駿馬也漸近則其
少年美如衛玠嬌如潘岳翰林曰吾嘗周行兩京之
間而男子之美者未見如彼少年者也其貌如此其
才可知謂從者汝請其少年隨後而來翰林午憩驛
館少年已至矣翰林使人邀之少年入謁翰林愛而
謂曰學生於路上偶見潘衛之風彩便生愛慕之心
乃敢使人奉邀而惟恐不我顧矣今蒙不遺幸叨合

庶此所謂傾蓋若舊者也願聞貴兄姓名少年答曰
少生北方之人也姓狄名白鸞生長窮鄉未遇碩師
良友學術粗識書劒無成尚有一片之心欲爲知己
者死今相公使過河北威德幷行雷厲風飛陸慴水
慄人慕榮名其有氣乎小生一來揆鄙拙欲託門下一
效鷄鳴狗盜之賤技矣相公俯察至願有此辱遠豈
直爲少生之榮宗有光於大人先生屈身待士之盛
德也翰林元喜曰語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兩情相
投甚是快事與後與狄生幷鑣而行對床而食過勝
地則共談山水値良宵則同賞風月不知鞍馬之勞

行役之苦矣還到洛陽過天津橋乃有感舊之意曰桂娘之自稱女冠浮遊山間者想欲守初盟以待吾行而吾已杖節啟來桂娘獨不在焉人事乖張佳期婉晚烏得無惆悵之心乎桂娘若知吾頭目之處過則必來待於此而想其蹤迹不在於道觀則必在於尼院道路消息何以得聞噫今行又不得相見則未知費了幾許日月有團會之期乎忽送遐矚則一佳人獨立樓上高捲緗簾斜倚緣欄注目於車塵馬蹄之間即桂蟾月也翰林思想之餘忽見舊面顧戀之色可掬矣車疾如風瞥過樓前兩人相視凝情而已俄

至客館蟾月先從捷徑已來候於館中見翰林下車
進拜於前倚入併懍攘裾而坐悲喜交切淚下言前
乃傴身而賀曰驅馳原隰貴躰萬福是慰戀慕之賤
悰也仍歷陳別後事曰自別相公之子王孫之會太
守縣令之宴左右招邀東西侵逼遭逆境者非一二
而自剪頭髮稱有惡疾僅免脅迫之辱盡謝華粧幻
着山衣避城中之囂塵棲谷裡之靜室每逢遊山之
客訪道之人或自城府而至或從京師而來者輒問
相公消息矣今年孟春忽聞相公口含天綸路經此
地車徒行色逶迤遙望燕雲唯灑血淚縣令為相公

至道觀以相公舘壁所題一首詩示賤妾曰向者楊翰林之奉命過此金橋滿車而以不見蟾娘爲恨終日着花不折一枝惟題此詩而歸娘何獨棲山林不念故人使我接待之禮太埋沒乎仍以過致敬禮自謝前日之事悉請還故居以待相公之迴賤妾始知女子之身以尊重也當賤妾孤立於天津樓上窺相公之行也滿城群妓擱街行人孰不羨小妾之貴命欽小妾之榮寵也哉相公已占壯元方爲翰林之報妾已聞之矣第未知已得主饋之夫人乎翰林曰曾已定婚於鄭司徒女子花燭之禮雖未及行之賢

淑之行已聞之熟矣桂卿之言不無逕庭良媒厚恩太山亦輕矣更展舊情未忍即離仍留一兩日而以桂娘在寢久不訪狄生矣書童忽來密告曰小僕見狄生秀才非善人也與鸇娘子相識於衆稠之中鸇娘子既從相公則與前日大異矣何敢若是甚無禮乎翰林曰狄生必無是理鸇娘尤無可疑汝必誤見也書童怏怏而退俄而復進曰相公以小僕為誕妄矣兩人方相與歡戲相公若親見之則可知小僕之虛實矣翰林乃出西廊而望見則兩人隔小墻而立或笑或語携手而戲欲聽其密語稍稍近往狄生聞曳

履聲驚而走蟾月顧見翰林頗有羞澁之態翰林問曰桂娘曾與狄生相親乎蟾月曰妾與狄生雖無宿昔之雅而與其妹子有旧誼故問其安否矣妾本倡樓賤女自然濡染於耳目不知遠嫌於男子執手嬉戲附耳密語以招相公之疑賤妾之罪宲合萬死翰林曰吾無疑汝之心汝須無介於中也仍商量曰狄生少年也必以見我爲嫌我當召而慰之使書童請之已去矣翰林大悔曰昔楚莊王絶纓以安其君臣矣我則欲察暗昧之事仍失才美之士今雖自責何可及也即使從者遍訪於城之內外是夜與蟾月諸

舊論心對酒取樂至夜半滅燭而寢矣至微明始覺
則蟾月方對粧鏡調鉛紅矣瀉情留目心忽驚悟更
見之則翠眉明眸雲鬢花臉柳腰之勺約雪膚之皎
潔皆蟾月而細審之則非也翰林驚惶疑惑而亦不
敢詰焉

金鸞眞學士吹玉簫　蓬萊殿宮娥乞佳句

翰林細繹深推知非蟾月而後乃問曰美人何如人
也對曰妾本播州人姓狄名驚鴻也自幼時與蟾娘
結爲兄弟昨夜蟾娘謂妾曰吾適有病不得侍相公
矣汝須代我之身俾免相公之責以此妾敢替桂娘

裸陪相公笑言未畢蟾月開户而入曰相公又得新
人妾敢獻賀矣賤妾曾以河北狄驚鴻薦於相公賤
妾之言果何如翰林曰見面之大勝於聞名更察驚鴻
其形則與狄生無毫髮異矣乃言曰原來狄生是鴻
娘之同氣也男女雖異容皃即同狄娘為狄生之妹
乎狄生為狄娘之兄乎我昨日得罪於狄兄矣狄兄
今何在乎驚鴻曰賤妾本無兄弟矣翰林又細見之
悟笑曰邯鄲道上從我而来者本狄娘也昨日墻隅
與桂娘語者亦鴻娘也未知鴻娘以男服瞞我何也
驚鴻對曰賤妾何敢欺罔相公乎賤妾雖皃不適人

才不如人平生願從君子人矣燕王過聞妾名賭以
明珠一斛貯之宮中雖口飫珍味身厭錦繡非妾之
願也宛〻如鸚鵡深鎖於雕籠心欲奮飛而恨不能
得也頃日燕王邀相公開大宴也妾穴窓紗而覘之
則是賤妾所願從者也然宮門九重何以能越長程
萬里何以自致百爾思度豈得一計而相公離燕之
日妾若抽身而從之則燕王必使人追躡故待相公
啓程後十日偷騎燕王千里馬第二日追及於邯鄲
及拜相公宜告實狀恐煩耳目不敢開口欺隱之責
實難逃也前日之着男子巾服者欲避追者之物色

昨夜之效唐姬古事者盖循桂娘之情愿也前後之
罪雖有可恕而惶恐之心亦益切矣相公若不錄其
過不嫌其陋而假喬木之蔭借一枝之巢則妾當與
蟾娘同其去就待相公有室之後與蟾娘進賀於門
下矣翰林曰鴻娘高義雖楊家執拂之妓不敢跂也
我愧無李衛公將相之才而已欲相好豈有量哉鴻
娘亦謝之蟾月曰鴻娘既代妾身以侍相公妾亦當
代鴻娘而謝於相公矣仍起拜僕僕是日翰林與兩人
經夜明朝將行謂兩人曰道路多煩不得同車將待
立家即相迎矣至京師復命於闕下時燕藩表文及

貢獻金銀綵段亦適至矣上大悅念其勤勞褒其勳
庸將議封侯以答其功翰林力辭寢其議擢拜禮
部尚書兼帶翰林學士賞賚便蕃寵遇隆至人皆榮
之翰林還家司徒夫妻迎見於中堂賀其成功於危
地喜其超秩於期月歡聲動一家矣因書啟花園與
春娘設筵抱結新歡鄭重之情可想矣上益重楊少游
文學頻召便殿討論經史翰林之直宿最頻一日罷
夜對故直廬宮壺漏滴禁苑月上翰林不堪豪興獨
上高樓憑欄而坐對月吟詩忽因風便而聞之則洞
簫一曲自雲霄縹緲之間漸漸而來矣地容辭遠雖

不能下其調音而俗耳所不聞者坐招院吏而問曰此聲出於宮墻之外耶或宮中之人有能吹此曲者乎院吏曰不知也仍命晋酒連飮數觥仍出所蔵玉簫自吹數曲其聲直上紫霄彩雲四起聽之若鸞鳳之和鳴也青鶴一雙忽自禁中飛來應其節奏翩翩自舞院中諸吏大奇之以為王子晋在翰苑中矣

時皇太后有二男一女皇上及越王蘭陽公主也蘭陽之誕生也太后夢見神女奉明珠置懷中矣公主旣長蘭姿蕙質閨範壼則超出於銀漢玉葉之中一動一靜一語一黙皆有法度頓無俗態文章女工亦

皆通眞太后以此鍾愛甚篤時西域太眞國進白玉洞簫其制度極妙而使工人吹之聲不出矣公主一夜夢遇仙女敎以一曲公主盡得其妙及覺試吹太眞王簫聲韻甚淸律呂自叶太后及皇上皆異之而外人莫之知矣公主每吹一曲群鶴自集於殿前蹁躚對舞太后謂皇上曰昔秦穆公女弄玉善吹玉簫今蘭陽妙曲不下於弄玉必有簫史然後方使蘭陽下嫁矣以此蘭陽已長成而尙未許聘矣是夜蘭陽適吹簫於月下以調鶴舞矣曲罷靑鶴飛向玉堂而去舞於翰苑是後宮人盛傳楊尙書吹玉簫舞仙

鶴其言流入宮中天子聞而奇之以為公主之緣亦屬於少游入朝於太后以此告之曰楊少游年歲與御妹相當且標致才學於群臣中無二雖求之天下不可得也太后大笑曰簫和婚事訖無定處我心常自紆結矣今聞是語楊少游卽蘭陽天定之配也但欲見其為人而定之矣上曰此不難矣後日當召見楊少游於別殿講論文章娘娘從簾內一覽則可知矣太后益喜與皇上定計蘭陽公主名簫和其玉簫刻簫和二字故以此名之一日天子燕坐於蓬萊殿使小黃門召楊少游黃門往翰林院則院吏曰翰林

才已出去矣往問鄭司徒家則曰翰林未還矣黃門
奔馳慌忙莫知去向矣時楊尚書與鄭十三大醉於
長安酒樓使名娼朱娘玉露唱歌軒軒笑傲意氣自
若黃門飛鞚而來以命牌召之鄭十三大驚跳出翰
林醉目朦朧鬢髮崩鬆省黃門之已在樓上矣黃
門立促之翰林使二娼扶而起着朝袍隨中使入朝
天子賜座仍論歷代帝王治亂興亡尚書出入古今
敷奏明愷天顔動色又問曰組繪詩句雖非帝王之
要務我祖宗亦嘗留心於此詩文或傳播於天下
至今稱誦卿試爲我論聖帝明王之文章評之入墨

客之詩篇勿憚勿諱定其優劣上而帝王之作誰爲雄也下而臣隣之詩誰爲最也尚書伏而對曰君臣唱和自大堯帝舜而始不可尚已無容議爲漢高祖大風之歌魏太祖月明星稀之句爲帝王詩詞之宗西京之李陵鄴都之曹子建南朝之陶淵明謝靈運二人最其表著者也自古文章之盛無如國朝著國朝人才之蔚興無過於開元天寶之間帝王文章玄宗皇帝爲千古之首詩人之才李太白無敵於天下矣上曰卿言宗合於朕意矣朕每見太白學士清平詞行樂詞則恨不與同時也朕今得卿稱美太白學朕

導國制使宮女十餘人掌翰墨書所謂女中書也頗有
彤管之才能模月露之形其中亦有可觀者矣卿效
李白倚醉題詩之旧事試揮彩毫一吐珠玉毋負宮
娥景仰之誠朕亦欲觀卿倚馬之作吐鳳之才即使
宮女以御前琉璃硯甲白玉筆床玉蟾蜍硯滴移置
於尚書廳前諸宮人已承乞詩之命矣各以華牋羅
巾畫扇羅進於尚書〻〻醉興方高詩思自湧遂拈
彤管次第揮灑風雲倏起雲烟争吐或製絶句或作
四韻或一首而止或兩首而罷日影未移牋帛已盡
宮女以次跪進於上〻〻一〻鑑別箇〻稱揚謂宮娥

等曰學士既勞矣特宣御醞諸宮女或擎黃金盞
或把琉璃鍾或執鸚鵡杯或擎白玉床滿酌清醴備
列佳肴衣曉作立送勸送進翰林左受右接隨獻輒
倒至十餘觥韶顏已酡玉山欲頹上命止之又教曰
學士一句可直千金真所謂無價寶也詩曰投之木
果報以瓊琚亦筆以何物爲潤筆之資乎群娥或抽
金釵或解玉珮或卸指環或脫金釧爭投亂擲頃刻
成堆上召謂小黃門曰爾收取尚書所用筆硯及硯
滴宮娥潤筆之物隨尚書而去傳給於其家尚書叩
頭謝恩欲起還仆上命黃門扶掖而出至宮門騶從

齊擁上馬歸到花園春雲扶上高軒解其朝服而問
曰相公過醉誰家酒乎翰林醉甚不能答已而蒼頭
奉賞賜筆硯及釵釧首飾等物積亂於軒上尚書戲
謂春雲曰此物皆天子賞賜春娘者也我之所得與
東方朔誰優春雲更欲問之翰林已昏倒鼻息如雷
翌日高春尚書始起盥洗矣閽者走告曰越王殿下
來矣尚書驚曰越王之來必有以也顛踣出迎王上
座施禮年可二十餘歲眉宇炯然真天人也尚書跪
問曰大王枉屈於陋地抑有何敎也王曰寡人竊慕
盛德雅矣出入異路尚稽承穩玆奉上命來宣聖旨

矣蘭陽公主正當芳年朝家方揀駙馬矣皇上愛尚
書才德已定釐降之儀先使寡人諭之詔命將繼下
矣尚書跪曰皇恩至此臣首至地過福之災有不
暇論而臣與鄭司徒女子約婚納聘已經歲矣伏望
大王以此意奏達於皇上王曰吾當啟奏於天階而
惜乎皇上愛才之意已歸虛矣尚書曰此關係人倫
之大事不可忽也臣當請罪於闕下矣王即辭歸尚
書入見司徒以越王之言告之春雲已告於內閣矣
亂家遑遑莫知所為司徒慘沮不能出一言尚書曰
岳丈勿慮天子聖明守法度重禮義必不壞了臣子

之倫紀小婿雖不肖誓不作宋弘之罪人矣先時太后出臨蓬萊殿窺見楊少游心甚喜悅謂皇上曰此眞蘭陽之匹也吾既親見更何議乎卽使越王先諭於楊少游天子方欲命召而面諭矣時上在別殿忽思昨日少游詩才筆法俱極精妙更欲親覽使太監盡收女中書等所受詩箋諸宮人皆深藏於篋笥而惟一宮人持題詩畫扇獨臥寢所置之懷中終夕悲啼忘寢廢食此宮女非他人也姓秦名彩鳳華州秦御史女子御史死於非命沒入於宮掖宮人皆稱秦女之美上召見之欲封婕妤時皇后有寵嬪妾女之

太后白於上曰秦家女可合昵侍至尊而陛下殺其父而近其女恐非古先哲王立刑遠色之道也上從之問於秦氏曰汝知文字乎秦女曰草卉無嘗矣上命爲女中書使掌宮中文書仍令進往皇太后宮中陪蘭陽公主讀書習字公主大愛秦氏妙色奇才視如宗戚跬步相隨不忍一時分離秦氏是日侍太后詣蓬萊殿仍承上命與女中書等乞詩於揚尚書之之七竅白骨曾已銘鏤從秦氏之心肝矣豈有不知之理哉秦女生存尚書旣不能知之况天威咫尺亦不敢舉目秦女一見尚書心如火熾而悲邑哀怨彼

又知痛情義之不通悲舊緣之難續手把圓扇口詠
淸詩一展一吟不忍暫釋其詩曰
紈扇團團似明月佳人玉手爭皎潔五絃琴裡薰
風多出入懷裡無時歇
紈扇團團月一團佳人玉手正相隨無路遮面如
花面春色人間總不知
秦氏詠前一首而歎曰楊郞不知我心矣我雖在宮
中豈有承恩之念哉又詠後一首而歎曰我之容顔
也又雖不得見之楊郞必不忘於心而詩意若斯是
尺誠如乎望矣仍憶在家之時與楊郞唱和楊柳詞

之事悲不自抑和淚濡筆續題一詩於扇頭方吟哢

矣忽聞太監以上命來索畫扇秦氏骨驚膽落肥面

白顫呼苦之聲自出於口曰我其死矣我其死矣

宮女掩淚隨黃門　侍姜含悲辭主人

太監謂秦氏曰皇上欲復見楊尚書之詩故小宦承

命來取矣秦氏泣謂曰薄命之人死期已迫偶和其

詩題於其尾自犯必死之罪皇上若見之則必不免

誅戮之禍與其伏法而死毋寧自決之爲快也方將

以此殘命付於三尺之下而身死後殮葬一事專恃

於太監伏乞太監哀之憐之收瘞殘骸無令爲烏鳶

之食幸甚〻〻太監曰女中書何爲出此言也聖上仁
慈寬厚迥出百王或者終不加罪設有雷霆之威我
當出力救之中書隨我而來秦氏且哭且行隨太監
而去太監使秦氏立於殿門之外以諸詩進於上
上留眼披閱至秦氏之扇尙書所題之下又有宅詩
上訝之問於太監〻〻告曰秦氏謂臣云不知皇爺
有哀矜之命猥以荒蕪之語續題於其下此死罪也
不貸也仍欲自死臣開諭而止之領率而來矣上又詠
其詩〻曰
紈扇團如秋月團憶曾樓上對羞顔初知咫尺不

相識却悔教君仔細着

上見畢曰蓉氏必有私情也不知於何處與何人相見而莫詩意如此耶然其才足惜而亦可獎也使太監召之蓉氏伏於階下叩頭請死上下教曰直告則當赦死罪汝與何人有私情乎蓉氏又叩頭曰臣妾何敢抵諱於嚴問之下乎臣妾家敗亡之前楊尚書赴擧之路適過妾家樓前臣妾偶與相見和其楊柳詞送人蓮意與結婚媾之約矣須當蓬萊引見之日妾能辭旧面而楊尚書獨不知故妾懲回與感撫躬自悼偶題胡乱之說終至於上累聖鑒臣妾之罪萬死猶

輕上悲憐其意乃曰汝云以楊柳詞結婚媾之約汝能記得否秦氏即繕寫以上之曰汝罪雖重汝才可惜且御妹愛汝殊甚故朕特用寬典赦汝重罪汝其感篆国恩殫竭心誠以事御妹宜矣卽下其紈扇秦氏拜受惶恐頓謝而退是日上侍太后而坐越王自楊尚書家回来入朝以楊尚書曾已納聘之意奏之皇太后不悅曰楊少游爵至尚書宜知朝廷事體而何其固滯若是耶上曰少游雖已納聘與成親有異朕面諭則似不可不從也翌日命召禮部尚書楊少游少游承命入朝上曰朕有一妹資質超常非卿無可

與為配者朕使越王以朕意諭之矣聞卿托以納聘云此卿之不思也甚矣前代帝王選擇駙馬也或出其臣妻若王献之終身悔之惟宋弘不受君命朕意則與古先帝王不同既為天下萬民之父母則豈可以非禮之事加於人哉今卿雖斥鄭家之婚鄭女自當有可欲之處卿無糟糠下堂之嫌豈有害於倫紀乎尚書頓首奏曰聖上不惟不罪又從而諄諄面命若家人父子之親臣感祝天恩之外更無可奏者矣然臣之情勢與他人絶異臣遠方書生入京之日無處可托寓家鄭家眷遇之恩迎以合之禮以待

之非但儷皮之禮已行於入門之日已與司徒定翁
婿之分有翁婿之情且男女旣已相見恰有夫婦之
恩義而未行親迎之禮者蓋以國家多事不遑將母
也今幸藩鎭歸化天憂已紓臣方欲急請還鄉迎歸
老母卜日成禮矣意外皇命及於無狀小臣驚惶震
惧不知所以自處也臣若怵威畏罪將順皇命則鄭
女以死自守必不他適此豈非匹婦之失所王政之
有歉者乎上曰卿之情理雖云悶迫若以大義言之
則卿與鄭女卒無夫婦之義鄭女豈可不入於他人
之門乎今朕之欲與卿結婚者不獨朕以拄石待卿

也以手足親卿也太后慕卿威容德兒親自主張恐
朕亦不得自由矣尚書猶且固讓上曰婚姻大事也不
可以一言決定朕姑與卿著碁以消長日矣命小黃
門進局君臣相對賭勝日昏乃罷鄭司徒見楊尚書
之來悲慘之色溢於滿面拭淚而言曰今日皇太后
下詔使退楊郎之禮緣故老夫已出付於春雲直於
花園而顧念小女之身世吾老夫妻心事當作何如
狀也吾則菫能撐支而老妻沉慮成疾方昏不省
人事矣尚書失色無言過食頃乃告曰是事不可但
已小婿當上表力爭朝廷之上豈無公論司徒曰

丞曰楊郎之違拒上命已至再矣今若上疏則豈無批鱗之愼哉必有重譴不如順受而已且有一事楊郎之仍處花園大有不安於事體者倉卒相離雖甚缺然移寓他所實合事宜矣楊尚書不答歸花園春雲嗚〻咽〻泪痕汍瀾乃奉納幣物曰賤妾以小姐之命來侍相公已有年矣偏荷盛眷恒切感愧神妬鬼猜事乃大謬小姐婚事無復餘望賤妾亦當永訣相公敢待小姐天字地字鬼字人字仍飲泣聲如縷矣尚書曰吾方欲上疏力辭皇上庶或回聽設亦能得聽許身於人則從夫禮也春娘去豈背我

之人哉春娘曰賤妾雖不明亦嘗聞古人緒論矣豈不知女子三從之義乎春雲情事有異於人妾自吹葱之日與小姐游戲及至毀齒之歲與小姐居處忘貴賤之分結死生之盟吉凶榮辱不可異同春雲之從小姐如影之隨形身固旣去則影豈獨留乎書曰春娘爲主之誠可謂至矣但春娘之身與小姐異小姐東西南北唯意擇路春娘從小姐事它人無有妨於女子之節乎春雲曰相公之言到此不可謂知吾小姐也小姐已有定計長在吾老爺及夫人膝下待過百年之後潔身斷髮托迹空門發願於佛

前世々生々之誓言亦爲女子之身春雲蹤跡亦將如斯
而已相公如欲復見春雲相公禮幣復入於小姐房
中然後當議之矣不然則今日即生離死別之日也
妾任相公使令者專矣荷相公恩愛者久矣報效之
道惟在於拂拭薦奉巾櫛而事與心違到此地頭呂
願後世爲相公犬馬以效報主之忱矣惟相公保攝
保攝向隅呼咷者半日乃翻身下階再拜而入尚書
五情憒乱萬慮膠擾仰屋長吁撫掌頻噫而已乃上
一疏言甚激切其疏曰
禮部尚書臣楊少游謹頓首百拜上言于皇帝陛

下伏以倫紀者王政之本也婚姻者人倫之始也一失其本則風化大壞而其國亂不謹其始則家道不成而其家亡有關於家國之興衰者不其較著乎是以聖王哲辟未嘗不留意於是欲治其國必以愼倫紀爲重欲齊其家必以定婚姻爲先者何莫非端本出治之道別嫌明微之意也臣旣已納幣於鄭女且已親跡於鄭家則臣固有妻也固有室也不意今者啓娉之盛禮遽及於無似之賤臣之始疑終惑震駭悚惕曾不知聖上之擧措朝家處分果能盡其禮而得其當也設令臣未行儷

役之弊不作甥舘之客族賤而地微才薄而學廢則寔不合於錦繡之拔擢而況與鄭女已有伉儷之義與婦翁已定舅甥之分不可謂六禮之未行也豈可以貴介之尊下嫁於匹夫之微而不問禮之可否不分事之輕重冒苟且之譏而行非禮之禮乎至於露下內旨使之廢已行之禮儀退已捧之聘幣尤非臣攸聞也臣恐陛下未能效光武待宋弘之寬也賤臣危迫之忱已闕於聖明之聽鄭女窮蹙之情亦係於私家之事臣固不敢更懇於絓纊之下而臣之所恐者王政由臣而亂人倫因

臣而廢以至於上累聖治下壞家道終不救亂亡之禍也伏乞聖上重禮義之本正風化之始亟收詔命以安賤分不勝幸甚

上覽疏轉奏於太后太后大怒下楊少游於獄朝廷大臣一時齊諫上曰朕知其罪罰之太過而太后娘娘方震怒朕不敢赦太后欲困楊少游不下公事者至數日鄭司徒惶恐杜門謝客此時吐蕃强盛輕易中國起十萬餘兵連陷邊郡先鋒至渭橋京師震驚上會群臣議皆曰京城之卒未滿數萬外方援兵勢不可及暫避京城出巡關東召諸道兵馬以圖

賊復可也上猶豫未決曰諸臣中惟楊少游善謀能斷朕甚嘉之前日三鎮之服皆少游之功也罷朝入告太后使ゝ者持節放少游召見問計少游奏曰京城宗廟所在宮闕所寄今若棄之則天下人心必從動搖且為强賊所據則亦未可指日恢拓矣代宗朝吐蕃與回紇合力驅百萬兵來犯京師其時王師之單弱甚於此時汾陽王臣郭子儀以匹馬却之臣之才略比子儀雖萬ゝ不相及願得數千軍掃蕩此賊以報再生之恩上素知少游有將帥才即拜為大將使發京營軍三萬討之尚書拜辭而出指揮三軍陣

於渭橋討賊先鋒擒左賢王賊勢大挫諸師追之尚
書追擊三戰三捷斬首級三萬獲戰馬八千匹以捷書
報之天子大悅使即班師論諸將之功以次賞賚
潛在軍中上疏其疏曰臣聞王者之兵貴於萬全而
坐失機會則功不可成也又聞常勝之家難與慮敵
而不乘飢弱則賊不可破也今賊之兵力不可謂不
強器械不可謂不利而彼則以客而犯主我則以飽而
待飢此臣所以得尺寸之功而賊所以勢日蹙而
兵日弱矣兵法謙勝〻之而不勝者以粮饋之不及
也地利之不便也今賊氣既挫蹈藉而走賊之勞弊

極矣雄州大城皆恩峙嵩嶺則我無半毫之患乎原
廣野最得形便則彼無設伏之處若蓄銳勇進追蹤
其後則庶幾坐収全功今乃狃一時之小捷棄萬全
之良策徑罷王師不竟天討者臣未知其得計也伏
願陛下將採朝議廓揮乾斷許令臣驗兵遠襲直搗
巢穴臣雖不能熸龍城之績勒燕然之石誓使隻輪
不返一箭不發以除我聖上西顧之憂矣疏奏上壯
其意嘉其忠即進秩拜御史大夫兼兵部尚書征西
大元師賜尚方斬馬劍彤弓赤箭通天御帶白旄黃
鉞詔發朔方河東隴西諸道兵馬以助其軍勢揚少

游奉詔向闕拜謝擇吉日祭旗纛仍行言其兵法則六韜之神謀也語其陣勢則八卦之竒變也軍容井井號令肅肅回建瓴之勢成破竹之功數月之間復所失五十餘城驅大軍至積雷山下一陣回風颯起於馬前有鴟鴞橫穿陣中而去尚書於馬上卜之得一卦曰賊兵必襲吾陣而終有吉也留陣山底鋪鹿角蒺藜於四面整齊三軍設備而待尚書坐帳中燒椽燭閱看兵書巡軍已報三更矣忽寒颷滅燭冷氣襲人一女子自空中下立於帳裡手把尺八匕首色如霜雪矣尚書知其刺客而神色不變威嚴益冽徐

問曰汝子何人夜入軍中有甚意也女子答曰妾承
吐蕃國贊普之命欲取尚書首級而來矣尚書笑曰
大丈夫何畏死也須速下手女子擲劍而前叩頭而
對曰貴人毋慮妾何敢驚動貴人乎尚書就而扶起
曰君旣挾利刃入軍營反不害我何也女子曰妾之
本末雖欲自陳恐非立談之間所能盡也尚書賜坐
而問曰娘子之涉險冒危來見少游必有好意也將
何教之其女子曰妾雖有刺客之名實無刺客之心
妾之心肝當吐露於貴人矣自起燃燭當前而坐其
人推結雲髮高揷金簪身著挾袖戰袍而袍上畫石

竹花足著鳳尾鞾腰懸龍泉劍天然艶色卽君邑露之海棠花非從軍之木蘭也偷盒之紅線也繼而言曰妾本揚州人也世爲大唐之民幼失父母從一女子爲其弟子其女子劍術神妙敎弟子三人卽秦海月金綵虹沈裊烟卽妾也學劍術三年能傳變化之術乘長風逐飛電瞬息之頃行千餘里矣三人劍術別無高下而師或欲報仇或欲殺惡人則必遣綵虹海月而獨不使妾妾問吾三人共事師傅同受明敎而弟子則獨未報師傅之恩敢問妾才拙不足任師傅使令乎師曰爾非我流也他日當得正道終有成就

今若共此兩人殺害人命則豈不有損於汝之心行乎是以不遣也妾又問曰若然則妾學得劒術將何用乎師曰汝之前世之緣在於大唐國而其人大貴人也汝在外國難遁無便吾所以教汝劒術者欲使汝因此小技得逢貴人汝他日當入百萬軍中得成好緣於戎馬之間矣今春師又謂妾曰大唐天子使大將軍征伐吐蕃贊普榜募刺客欲害唐將汝須趁此下山往于吐蕃國與諸劒客較長短之術一以救唐將之禍一以結前身之緣妾奉師命之蕃國自摘城門所掛之榜贊普召妾而入使與先到衆刺客較

才姿危時能刲十餘人雖曽讀書大喜遣妾而言曰
待汝戮唐將之首封汝爲貴妃今逢尚書師傅之言
驗矣願自此永奉履綦恭侍左右相公其果肯諾乎
尚書大喜曰娘子既放貸死之命且欲以身而事之
此恩何可盡報白首偕老是我志矣曰與同寢以鎗
釼之色代花燭之光以刁斗之響替琴瑟之聲伏波
營中月影已流玉門關外春色已回戎幕中一生豪
興緖女不愈於羅帷繡屏之中矣是後尚書晨昏沉
溺不見將士至三日矣裊烟曰軍中非婦女可居之
處兵氣恐不揚矣乃欲辭故尚書曰仙娘非世上紅

粉兒所可比也方新畫奇計運妙策数戲而破賊矣娘何棄彼耶裊烟曰以相公之神武蕩盡賊之巢窟在垂手間耳何足以煩相公之慮哉妾之此來雖仍師命亦及永辭矣故見師傅姑居山中徐待相公回軍當歸拜於京城矣尚書曰然娘子去後賛普更遣他刺客將何以備之裊烟曰刺客雖多皆非裊烟之敵手若知妾歸順於相公則他人安敢来乎手探腰間出一顆珠曰此珠名妙兒玩即賛普推髻上所繫者也相公命使者送此珠使賛普知妾無復歸之意也尚書又問此外更無可教者乎裊烟曰前路必過

盤蛇谷而此谷無可飮之水相公須愼之鑿井飮三
軍則好矣尙書又欲問詐鳥衣炮一躍騰空不可復見
矣尙書會將士語鳥衣炮之事皆曰元帥洪福如天神
武帽敵想有神人來助矣

九雲夢卷之四

白龍潭楊郎破陰兵　洞庭湖龍君宴嬌客

尚書即發使追妙觀玩於吐蕃遂行到大山之下峽路甚窄纔容一馬攀壁緣𥘵魚貫而進過數百里始得稍廣之處設寨立營歇馬休軍軍士勞頓渴甚求水不得見山下有大澤爭飲其水飲畢遍身皆青語言不通戰掉欲死奄奄就盡尚書親自往見其水色沉碧深不可測寒氣凜慄似挾秋霜始悟曰是必泉炯所謂盤蛇谷也督餘軍掘井衆軍鑿數百餘井高可十丈而無一滴水之處尚書大以爲悶方欲撤營

移陣於他処矣鞞鼓之聲忽自山後而來雷聲殷地岩谷皆應賊兵據其險阻以絶歸路官軍進退俱碍飢渴且甚尚書方在營中思退敵之計而終無善策悶惱之久神氣頗困倚卓而少眠忽有異香遍滿營中女童兩人進立於尚書之前容状奇异非仙則鬼告於尚書曰吾娘子欲告一言於貴人願貴人無惜一枉於陋穢之地尚書問曰娘子是何人在何処答曰吾娘子即洞庭龍君小女也近日暫避宮中來寓於此矣尚書曰龍神所在即水府也我人世人也将以何術致身乎女童曰神馬已繋於門外貴人騎之

則自當至矣本府不遠何難之有手尚書隨女童出藤門從者數十人衣服殊制仪形不常扶尚書上馬馬行如流飛塵不起於蹄下矣俄頃致水中宮闕宏麗如王者之居守門之卒皆魚頭鰕鬚美女童數人自內開門出導尚書登堂上堂中有白玉交椅南向而設侍女請尚書坐其上鋪錦繡步障於階砌之下即入於內堂未幾侍女十餘人引一箇女子從左邊月廊抵堂前姿態之媚服飾之華俱不可形言侍女一人至前請曰洞庭龍王之女請謁於楊元帥矣尚書驚欲避之兩侍女挾持使不下座龍女向前四拜

琳瑯戞響芬馥射人尚書請上座龍女辭遜不敢就小席而坐尚書曰揚少游塵世賤品娘子水府靈神禮皃何太恭也龍女答曰妾即洞庭龍王季女淩波也妾之始生也父王朝於上界逢張真人卜妾之命真人揲蓍曰此娘子前身即仙女也因罪謫降爲王之女而畢竟復得人形爲人間貴人之姬妾享富貴榮華之樂悉耳目心志之娛終歸佛家永爲大禪矣吾龍神爲水族之宗而以幻人之形爲大榮至於仙佛尤所敬戴也妾之伯兄初爲涇水龍宮之婦夫婦反目兩家失和再適於柳真君九族尊之一家敬之而

妾則將得正果一身榮貴必在於伯兄之上也父王自聞真人之言愛妾之情一倍隆篤宮中大小侍妾如待天上真仙及稍長南海龍王之子五賢聞妾略有姿色求婚於父王吾洞庭即南海之管下故父王不敢峻斥親往南海諭以張真人之言強拒不從則南海之王爲其驕悍之子反以父王爲惑於誕說肆然喝責求婚益急妾自知若在父母膝下則辱必及身遠離父母抽身遁逃披荊棘開窟宅自蟄胡地苟送歲月而南海之逼益甚矣父母但曰女子不願歟身遠走終欲不奔何之於渠惟彼狂童欺妾孤弱自

率軍兵欲逼賤妾〻之至冤苦節感極天地瀦澤之水居然變化冷如寒冰會如地獄他國之兵一不能輕入故妾賴此全完高保危命矣今日之幸邀貴人臨此陋處者不惟欲訴衷情且今王師暴露既久路莫通井泉不出掘土鑿地亦云嘗止雖遍一山而穿萬丈水一不可得而力不可支矣此水本名清水潭水性甚美自妾來居其味苦惡飲之者生病故改稱曰白龍潭也今貴人來此賤妾得所何羨乎銀瓶之上井陰谷之生春乎妾既托命於貴人許身於貴人則貴人之憂卽妾之憂也豈敢一不效愚忠智而助軍功乎

自此之後水味之甘當如旧日士卒皆牛飲自無害
矣病水之卒亦當自瘳矣尚書曰今聞娘子之言兩
人之緣天已定之神亦知之月老之約庶可卜矣娘
子之意亦如我否龍女曰妾之陋質雖已許之徑侍
郎君不可者三一則不告父母也二則幻形変質而
後方可以侍貴人也今不可以鱗甲之腥鬣之陋以
累貴人之床席也三則南海龍子每送邏卒於此暗々
詗探不可激其怒而挑其禍以起一場風波也貴人
須早啟陣中盤軍殲賊得遂大勳奏凱還京則妾當
褰裳涉溱赴貴人於甲第之中也尚書曰娘子之言

雖責我思之娘之來此不但守志而亦父王欲使留待少游之來而即從之也今日之相會豈非父王之命乎且娘子神明之後靈异之性也出入人神之間無所往而不可則豈以鱗鬣爲嫌乎少游雖不才奉天子之明命將百萬之雄兵飛廉爲之導前海若爲之殿後其視南海小兒如蚊虻螻蟻而已寡君若不自量妄欲相逼則不過汚我宝劒而已今夜何幸邂逅相逢則良辰豈可虛度佳期何忍孤負遂携龍女而就枕交會之歡非夢則真日未明一群疾雷鍧々鏓々欽却水晶宮殿龍女忽心驚覺而起宮女報急曰大

禍出矣南海太子驅無數軍兵來陣山下請身湯元
師決雌雄矣尚書大怒曰狂童何敢乃爾拂袂而起
跳出水过南海兵已圍白竜潭喊聲大震陣雲西起
所謂太子者躍馬出陣而大叱曰爾爲何人而掠人
之妻乎誓不與共立天地间也尚書立馬大笑曰洞
庭竜女身少游有三生宿緣即天宮之所簿真人之
所知也我不過順天命也奉天教也公麼鱗虫何無
礼者是耶仍麾兵督戰太子大怒命千萬種水族鯉
提督鼈黿参軍鼓氣賈勇騰跳而出尚書一麾而斬之
氣白玉鞭一揮之百萬勇卒[illegible]發蹤踏不移時敗

鱗甲已滿地矣太子身被數鎗不能變化終爲唐軍所擒縛致麾下尚書大悅擊金收軍門卒報曰白竜潭娘子親詣軍前進賀元帥仍犒軍卒矣尚書使人邀入竜女進賀尚書之全勝以千石酒萬頭牛大饗三軍士卒鼓腹而歌擧足而舞輕銳之氣百倍矣揚元帥與竜女同坐捽入南海太子罵辭責之曰我奉行天命征伐四夷百鬼千神莫不從命汝小兒不知天命敢抗大軍是自促鯨鯢之誅也我有一介寶劒即魏徵丞相斬涇河竜王之利劒也當斬汝頭以壯軍威而汝鎮守南海博施雨澤有功於萬民是以赦

之自今勉悛舊惡幸勿得罪於娘子也仍命貞出水
子屛息戢身鼠竄而走忽有祥光瑞氣自東南而
至金鼓靄蔥蒨彩雲明滅旌旗節鉞自太空繽紛
而下紫衣使者趨而進曰洞庭龍王知楊元帥破南海
之兵救公主之急極欲躬謁於壁門之前而職業有
守不敢擅離故方設大宴於凝碧殿奉邀元帥〻〻
暫屈焉大王亦令小臣陪貴主同歸矣尚書曰敵軍
雖退壁壘尚存且洞庭在萬里之外往返之間日月
累矣將兵之人何敢遠出使者曰已具一車駕以八
龍半日之內當往來矣

楊元帥偷開叩禪扉　公主微服訪閨秀

楊尚書與龍女登車息風吹輪轉上層空未知去天餘幾尺也距地隔幾里也而但見白雲如盖平覆世界而已漸漸低下至于洞庭龍王遠出迎之執賓主之礼展翁婿之情揖上層殿設宴饗之執酌而謝曰寡人德薄而勢孤不能使一女安其所矣今元帥奮神威而擒驕童並垂厚誼而救小女欲報之德天高地厚尚書曰莫非大王威令所及何謝之有至酒酣龍王命奏衆樂樂律融融間有條節而與俗樂異矣壯士千人列立於殿左右手持劍戟揮擊大鼓而進美女

六佾者着芙蓉之衣振明月之珮飄拂綃衫鬖鬖對舞眞壯觀也尚書問曰此舞未知何曲也龍王答曰本府旧無此曲寡人長女嫁爲涇河王太子之妻因柳生傳書知其遭牧羊之困寡人弟錢塘君與涇河王大戰大破其軍率女子而來宮中之人爲作此舞號曰錢塘破陣樂或稱貴主行宮樂有時奏之於宮中之宴矣今元帥破南海太子使我父女相會與錢塘故事頗相似矣故改其名曰元帥破軍樂也尚書又問曰柳先生今何在耶未可相見耶王曰柳郎今爲瀛洲仙官方在職府何可來耶酒過九巡尚書告辭曰

軍中多事不可久留是可恨也惟願使娘子毋失後
期也竜王曰當如約矣出送於府門之外有山突兀秀
出五峯高入於雲烟尙書便有游覽之興問於竜王
曰此山何名少游歷遍天下而惟未見此山及華山
也竜王曰元帥未聞此山之名乎即南岳衡山奇且
异也尙書曰何以則今日可登此山乎竜王曰日勢猶
未晩矣雖暫玩而歸亦未暮矣尙書即上車已在衡
山之下矣携竹杖訪石逕經一丘度一壑山益高境
轉幽景物森羅不可應接所謂千岩競秀萬壑爭
流者眞善形容也尙書拄節聘矚幽思自集乃歎息

日積苦兵間弊情勞神此身者緣何太重耶安得功
成身退超然物外之人也俄聞石磬之聲出於林端尚
書曰蘭若必不遠及涉絶巘上高頂有一寺處甚深
邃法侶全集有老僧趺坐蒲團方誦經說法眉長而
綠骨淸而癯可知年紀之高矣見尚書至率闍梨下堂
迎之曰山野之人聾瞶不知大元帥之來未能迎候
於山門請相公恕之今番非元帥永來之日願上殿
禮佛而去尚書卽詣佛前焚香展拜方下殿忽跌足
驚覺身在營中倚卓而坐東方微明矣尚書異之問
於諸將曰公等亦有夢乎皆答曰小的等皆夢陪

元帥身帥兵兒卒大戰而破之禽其大將而歸此宗論謂之吉兆也尚書備說夢中之事身諸將往見白龍潭辟鱗鋪地流血成川尚書持盃酌水先嘗因飲病卒即快愈矣驗冬軍及戰馬臨水快吸歡動天地賊聞之大惧欲輿櫬而降矣尚書出師之後捷書相續上嘉之一日朝太后稱揚少游之功曰少游郭汾陽後一人待其還來即拜承相以酬不世之勲而但御妹婚事尚未完定彼若回心從命則大善若又堅執則功臣不可罪矣其志不可奪矣處治之道宗難得當是可悶也太后曰我聞鄭家女子誠美且與少游曾

已相見少游豈肯棄之吾意則奏少游出外之日
下詔於鄭家與他人結婚則少游之望絕矣君命
何可不從乎上久不仰荅黙然而出時蘭陽公主
在太后之側乃告於太后曰娘〻之教大違於事体
鄭女之婚㒹不婚自是其家之事豈朝廷所可指揮
者乎太后曰此即汝之重事國之大礼我欲與汝相
議爾尚書楊少游風彩文章非特卓出於朝紳之列
曾以洞簫一曲卜汝秦樓之縁決不可棄楊家而求
他人矣少游本與鄭家情分不泛彼此亦不可背矣
是事極其難処少游還軍之後先行汝之婚礼使少

游汝娶鄭女爲妾則少游可無辭矣第未知汝意以是趑趄耳公主對曰小女一生不識妬忌爲甚事也鄭女何可忌乎但楊尚書初既納聘後以爲妾非禮也鄭司徒累代宰相国朝大族以其女子爲人姬妾不亦寃乎此亦不可也太后曰然則汝意欲何以処之乎公主曰国法諸侯三夫人也楊尚書成功还朝則大可爲王小不失爲侯聘两夫人宲非僭也當此之時亦許娶鄭女則何如太后曰是則不可女子勢均体敵則同爲夫人固無所妨女兒先帝之爱女今上之寵妹身固重矣位亦尊矣豈可與閭閻小女子

胥有而事人乎公主曰小女亦知身地之尊重而古之聖帝明王尊賢敬士忘身愛德以萬乘而友匹夫者小女聞鄭氏女子容貌節行雖古今烈女不及也誠如是言身彼并有亦小女之幸也非小女之辱也但傳聞易爽虛實難副小女欲因某条親見鄭氏其容貌才德果出於小女之右則小女屈身仰事若所見不如所聞則爲妾爲僕惟娘娘之意太后歎嗟曰妬才忌色女子常情吾女兒愛人之才若己之有敬人之德如渴求飲其爲母者豈無嘉悅之心哉吾欲一見鄭女明日當下詔於鄭家矣公主曰雖有娘娘之命

鄭女必稱病不來然則宰相家女兒不可脅致差分
付於道觀尼院預知鄭女焚香之日則一者逢着忌
不難矣太后是之即使小黃門向於近處寺觀正欵
院尼姑曰鄭司徒家本行佛事於吾寺而其小姐元
不往來於寺觀三日前小姐侍婢楊尚書小室賈孺
人奉小姐之命以祈願之文納於佛前而去願黃门
賫去此文復命太后娘〻如何黃門還來以此奏進
太后曰苟如是則見鄭女之面難矣與公主同覧其
祝文曰

第子鄭氏瓊貝謹使婢子春雲齋沐頓首敬告于

諸佛前弟子瓊貝罪惡甚重業障未除生爲女子之身
且無兄弟之樂頃既受幣於楊家將欲終身於楊
門矣楊郎被擄於錦窩君命至叩弟子已與楊家
絶矣但恨天意人事自相乖戾薄命之人更無所
望而身雖未許心既有屬則至今二三其德非
義之所敢出也姑欲依存於怙恃膝下以送朞盡
之日月矣因此命途之崎嶇幸得一身之清閑故
乃敢薦誠於佛前以告弟子之心誠伏願衆佛聖
之靈燭祈恳之忱垂悲慈之念使弟子老父母偵
享遐筭壽與天齊令弟子身無疾病灾殃以

盡衣彩吴雀之歡則父母身後誓啟空門斷俗緣服戒行齋心誦經潔躬礼佛以報諸佛之厚恩矣侍婢賈春雲本身瓊貝夫有因果名雖奴主宗則朋友曾以主人之命為楊家之妾矣事與心違佳緣莫保永辞楊家復啟主人死生苦樂誓言不異同伏乞諸佛俯憐吾兩人之心事世〻生〻俾免為女子之身消前生之罪過贈後世之福祿使之還生於善地長享逍遥快活之樂

公主見畢慘然曰因一人之婚事誤兩人之身世恐有大害於陰德矣太后聽之黙然此時鄭小姐侍其

父母婉容愉色無一毫慨悵之色而崔夫人每見小姐輒有悲傷之念春雲侍小姐以翰墨雜技強爲排遣之地而潛消暗削日漸憔悴將成膏肓之疾小姐上念父母下憐春雲心緒搖搖不能自安而人不能知矣小姐欲慰母親之意使婢僕亦求技樂之人玩好之物時時奉進以誤其耳目矣一日女童一人來賣繡簇二軸春雲取而見之一則花間孔雀一則竹林鷓鴣手品絶妙工如七襄春雲欲數留其人以其簇子進於夫人及小姐曰小姐每贊春雲之刺繡矣試觀此簇其才品何如耶不出於仙女機上必成於鬼

神手中也小姐展着於夫人座前驚謂曰今之人必無此巧而染線尚新非旧物也惜哉何人有此才也使春雲問其出処於女童〻〻答曰此繡即吾家小姐所自為也小姐方在寓中急有用処不擇金銀銭弊而欲捧之矣春雲問曰汝小姐誰家娘子直曰何事稱留客中耶答曰小姐李通判妹氏也通判陪夫人往浙東任所而小姐病不從姑留於内舅張別駕宅矣別駕宅中近有些故借寓於此路邊左臙脂店謝三娘家以待浙東車馬之來矣春雲以其言入告小姐以釵釧首飾等物優其価而買之高掛中堂盡日

愛玩嗟羨不已此後女童回緣出入於鄭府與府中婢
僕相交矣鄭小姐謂春雲曰李家女子手才如此必
非常人也吾欲使侍婢隨往女童求見李小姐容皃
矣仍送伶俐婢子間家狹窄本無內外李小姐知鄭
府婢子饋酒食而送之婢子逐告曰李小姐豔麗嬋
娟與我小姐二而一者矣春雲不信曰以其手線而
見之則李小姐決非庸鈍之質而汝何爲過實之言
也此世界上謂有如我小姐者吾寔疑之婢子曰賈
孺人疑吾言乎更遣他人而見之則可知吾言之不
妄也春雲又私送一人矣還曰怪哉〻〻此小姐郎

玉京仙娥昨日之言果實矣賈孺人又以吾言爲可
疑此後一者親見如何春雲曰前後之言皆誕矣
何無兩目也相與大笑而罷過數日臙脂店謝三
娘來鄭府入謁於夫人曰近者李通判宅娘子賃居
小人之家其娘子有皃有才容老姬初見窃仰小姐
芳名每欲一見請教而有不敢者以小人獲私於夫
人使之仰禀夫人招小姐以此意言之小姐曰小
女之身與他人有異不欲擧此面目與人相對而
但聞李小姐爲人一如其錦繡之妙小女亦欲一洗
昏眵矣謝三娘喜而歸翌日李小姐送其婢子先通

踵門之意曰曉李小姐乘轝帳小玉轎率叉鬟數人至鄭府鄭小姐邀見於寢房賓主分東西而坐織女爲月宮之賓上元與瑤池之宴美光彩相射滿堂照耀彼此皆大驚鄭小姐曰頃緣婢輩聞玉趾臨於近地而侷崎之人府絕人事洵候之禮尚此闕如今姐〻惠然辱臨既感且傷敬謝之意何以口舌盡也李小姐答曰小妹僻陋之人也吅親早背慈母偏愛平生無所學之事無可取之才也常自嗟惋曰男子迹遍四海交結良朋有切磋之益有規警之道而女子惟家內婢僕之外無可相接之人救過於何處質

疑於何人乎自恨爲閨闈中見女子矣兼承聞姐〻以班
昭之文章兼孟光之德行身不出於中門名已徹於
九重妾以是自忘資品之陋劣願接聖德之光輝矣
今蒙姐〻不棄足償小妾之至願矣鄭小姐曰姐〻
所教之言即小妹方寸間所素畜積者也閨中之身
蹤跡有碍耳目多蔽本不知滄海之水巫山之雲志
氣之隘見識之偏固其宜也何足恠也此殆荊山之
玉一埋光而恥衒老蚌之珠蔵彩而自珍然如小妹
者自視欿然何敢當盛奬也因進茶果穩吐閑談李
小姐曰似聞府中有賈孺人者可得見乎鄭小姐曰渠亦

欲一拜於姐姐矣俄春雲來謁李小姐起身迎之春雲驚歎曰前日兩人之言果信矣天既生我小姐又出李小姐不自意飛燕玉環並世而出也李小姐亦曰度曰飽聞賈女之名矣其人過其名也楊尚書之眷愛不亦宜乎當與秦中書并駈若使春娘見秦氏則豈不效尹夫人之泣乎奴主兩人有如此之色有如此之才楊尚書豈肎相捨乎李小姐與春雲吐心談話款曲之情與鄭小姐一也李小姐告辭曰日已三竿矣不得穩陪清談可恨小妹寓舍只隔一路當偷閒更進以請餘教矣鄭小姐曰猥荷榮臨仍受盛誨

小婢當進謝堂下而小妹則身異於他人不敢出戶
庭一步之地惟姐姐寬其罪而恕其情焉兩人臨別
惟黯然而已鄭小姐謂春雲曰寶劍雖埋於獄中而
光射斗牛老蜃雖潛於海底而氣成樓臺李小姐同
在一城而吾輩未嘗有聞誠可怪也春雲曰賤妾之
心募有一事可疑楊尚書每言華州秦御使女子見
面於樓上得詩於店中身結秦晉之約而因秦家之
遭禍終致乖張矣仍稱秦女絕世之色輒愀然於歎
而妾亦見楊柳詞則誠才女也此女子無乃藏其姓
名締結小姐欲成前日之緣乎小姐曰秦氏之美吾

亦因宅路聞之似身與女子相近而彼遣家婢沒入
掖庭何能得至於此乎入見夫人稱李小姐不容口
夫人曰吾亦欲一請而見之矣數日後使侍婢請小
姐一枉李小姐欣然承命又至鄭府夫人出迎於堂
中李小姐以子侄禮見於夫人夫人大愛款接曰頃
日小姐爲訪小女過垂厚眷老身良用感謝而其時
病未能相接至今慚歎李小姐伏以對曰小侄景慕
姐〻如天仙惟恐賤弃矣尊姑一逢小侄便以兄弟之
誼待之夫人特賜顏色以子侄之例畜之小侄於此
宗未知措躬之処也小侄欲終身出入於門下事夫

人如事慈母矣夫人稱不敢者再三矣鄭小姐與李小姐侍坐夫人至半日仍請李小姐歸其寢房與春雲昇足而坐嬌聲嫩語呢呢相酬氣已合矣情亦密矣評騭文章講論婦德殊不覺日影已在窓西矣

兩美人携手同車 長信宮七步成詩

李小姐去後夫人謂小姐及春雲曰鄭崔兩門宗族甚多哉至百千人矣吾自少時見美色多矣皆不及李小姐遠矣誠與女兒相上下矣兩美相從結為兄弟則好也小姐以春雲所傳秦氏事告曰春雲終不能無疑而小女所見與春雲異李小姐姿色之外氣

像之飄逸威儀之端重身閭閻士夫家女子絶異蔡
氏雖有才氣何敢比之於此乎以妾所聞言之蘭陽
公主見如其心才如其德或恐李小姐氣像與蘭陽
不遠夫人曰公主吾亦不見未可懸度而雖居尊位
得盛名安知其必與李娘同符乎小姐曰李小姐蹤
迹寀有可疑者後日當使春雲往審之矣明日鄭小
姐與春雲方設是事李小姐婢子到鄭府傳語曰
吾小姐適得浙東順啟之船將以明日發行故今日
當到府中告別於夫人及小姐矣小姐方掃軒而待
之小頃李小姐至入見夫人及鄭小姐兩小姐別意

忽〻難緒依〻如仁兄之別愛兮若湯子之送美人也
李小娟起而再拜乃敬告曰小侄別母離兄已周一
期旣意如矣不可復姐而但以夫人之恩德姐〻之情
分心如素絲欲解復結矣小侄玆有一言欲懇於姐
〻而恐姐〻不許先告於夫人（夫人仍趨超 不介夫人曰）娘子所欲請
者何事李小姐曰小侄爲先親方繡南海大師畫像
才已訖工而家兄方在任所小侄身是女子尚未求
文人之贊將使前工歸虛甚可惜也欲得姐〻〻數句
語繫於筆而繡幅頗廣表卷嫌有妨且恐褻慢不敢取
來不得已暫邀姐〻〻包得筆製一以完小女爲親之

孝一以慰遠路相別之情而未知姐姐之意不敢直請敢以秋懇仰瀆於夫人矣夫人顧小姐曰汝雖於至親之家本不來往而顧念此娘子所請蓋出於爲親之至誠况娘子僑居距此密邇一雲來去似非難事小姐初則似有持難之色雖然內悟曰李小姐行色甚忙春雲不可送矣吾乘此機會往探其迹則不亦妙乎乃告於夫人曰李小姐所請若係亦閑之事則寔難奉副而孝親之誠人皆有之小姐之言向可不從乎但欲得日昏而去矣李小姐大喜起謝曰日若曛黑則持葦似難姐姐若以有煩道路爲嫌小妹所乘之

轎雖甚粗陋足容兩人之身也與我同乘而去乘夕而還亦如何耶小姐答曰姐姐之教甚合矣李小姐拜辭夫人退與春雲執手而別與鄭小姐同乘一轎鄭府侍婢數人從小姐之後矣鄭小姐來見李小姐寢室所排什物不甚繁多而品皆精妙所進飲食雖甚簡略而無非珍味鄭小姐當眼見之皆可異也李小姐久不出乞文之言而日色看看暮矣鄭小姐向曰觀音畫像奉置於何處耶小妹亟欲祝拜李小姐曰當即使姐姐奉玩矣語畢車馬之聲喧聒於門外旗幟之色掩映於道上鄭家侍婢驚惶入告曰一陳

軍馬急圍此家娘子〻〻何以爲之鄭小姐旣已知機自若而坐李小姐曰姐〻妾心小妹非別人也蘭陽公主蕭和即小妹職号身名邀致姐〻乃太后娘〻之命也鄭小姐避席對曰閭巷微末小女雖無知識亦知天人骨格與常人自殊而貴主降臨寒千萬夢寐外事也旣失倒躧之礼又多逋慢之罪伏願貴主坐死之 公主未及對侍女告曰自三叅遣薛尚宮王尚宮和尚宮向安於貴主矣公主謂鄭小姐曰姐〻少留於此乃出坐於堂上三人以次而入礼謁畢伏奏曰王主離大內已累日矣太后娘〻思想正

功萬歲爺〻皇后娘〻使婢子來問候且今日即玉
主還宮之期也車馬仪杖已盡來待而皇上命趙太監
護行矣三尚宮又告曰太后娘〻有詔曰玉主與鄭娘
子同輦而來矣公主留三人於外入謂鄭小姐曰多
少說話當從容穩展而太后娘〻欲見姐〻方臨軒而待之姐
〻毋庸苦辭與小妹同入趍今日朝見鄭小姐知不可免
對曰妾已知玉主之眷妾而閭家女兒未嘗現謁於至尊
惟恐亂見之有徑以是惶悚矣公主曰太后娘〻欲見娘
子之心何異於小妹之愛姐〻乎姐〻勿疑也鄭小姐曰
惟貴主先行妾當歸家以此意言於老母躡後而進

矣公主曰太后娘〻已有詔命使小妹與姐〻同車而辭意極其
懇至姐〻勿固讓也小姐曰賤妾乞也微也何敢與貴主同輦乎
公主曰呂尚渭川漁父文王共車侯嬴夷門監者信陵
執轡苟爲尊賢何可挾貴姐 侯伯盛門大臣之子何嫌乎
與小妹同乘而執嫌何太過耶遂擕手同輦小姐使
侍婢一人歸告於夫人一人隨入於宮中公主與小
姐同行入東華門歷重〻九門至挾門外下車公主
謂王尚宮曰尚宮陪鄭小姐少待於此王尚宮曰以
太后娘〻之命已設鄭小姐幕次矣公主喜而留之
入謁於太后原來太后初則本無好意於鄭氏矣公

主以微服寓於鄭家近處媒一幅之繡結鄭氏之交
心旣歌服情又綢繆且知楊尙書之終不肯蹂弃相
愛相約結爲兄弟將欲共一室而事一人數以書告
諫於太后以回其意太后於是大悟許以公主及鄭
氏爲兩夫人於少游而必欲親見其容貌使公主設詐
而亟來矣鄭小姐少憩於幕中矣宮女兩人自內來
奉衣函而出傳太后之命曰鄭小姐以大臣之女受
宰相之聘而猶著處子之服不可以平服朝於我也
特賜一品命婦章服故妾亦奉詔而來惟小姐着之
鄭氏再拜曰臣妾以處子之身何敢具命婦服色乎

臣妾所宜着雖簡褻亦當着之於父母之前者也太后娘娘即萬民之父母請以見父母之衣服入朝於娘娘也宮女入告太后太后大嘉之即引見鄭氏隨宮女入前叅左右宮嬪登見嘖言吾以爲嬌艶惟吾貴主而已豈料復有鄭小姐乎小姐禮畢宮人引之上叅太后賜坐下教曰頃者因女兒婚事詔收楊家禮幣此所以遵國法別公私也非寡人拗開而女兒諫予曰使人爲新婚而背旧約非王者所以正人倫之道也且願與汝合身共事少游予已與帝相議快從女兒之義意將待楊少游還朝使之復送禮幣以求爲

一體夫人此恩眷古亦無今亦無前不見後不見也特令使宗知之矣鄭氏起荅曰聖恩隆重寔出望外非臣妾糜粉所能上報也但臣妾是人臣之女詎敢與貴主同其列而各其位乎臣妾設欲從命父母以死固爭必不奉詔也太后曰爾之避遜雖可嘉鄭門累世侯伯司徒先朝老臣朝家亦待本來自別人臣分義不必膠守也小姐對曰臣子之順受君命如萬物之自隨其時陞以爲侍女降以爲婢僕又敢違悖天命而楊少游亦何安於心乎必不從也臣妾本無兄弟父母亦已衰耗臣妾至願惟在於竭誠供養

以畢餘生而已太后曰惟爾孝親之誠處子之道可謂至矣而何可使一物不得其所乎況爾百美具全一疵難求楊少游豈肯甘心於棄汝乎且女兒與楊少游以洞簫之一曲驗百年之宿緣天之所定人不可廢而楊少游一代豪傑萬古才子娶兩箇夫人何不可之有寡人本有兩女子而蘭陽之兄十歲而夭予每念蘭陽之孤子矣予今見汝其色其才不讓蘭陽予亦如見亡女矣予欲以汝為養女言之於帝定汝位號一則所以表予愛女之情也二則所以成蘭陽視汝之志也三則使汝與蘭陽同歸於楊少游則無

許多難便之事也汝意今則如何小姐稽首曰聖教
又至於此臣妾恐損福而死也惟望卽收成命以安
臣妾太后曰予與帝相議卽勘定矣汝無多辭也召
公主出見鄭小姐公主具童服備威儀與鄭小姐對
坐太后笑曰女兒與鄭小姐願爲兄弟矣今爲貴兄
弟可謂難兄難弟矣汝意更無憾乎仍以取鄭氏
爲養女之意諭之公主大悅起謝曰娘娘處分盡美明
矣小女得成寤寐之願此心快樂何可盡達太后待
鄭氏甚款與論古之文章太后曰曾仍蘭陽聞汝有
詠絮之才矣今宮中無事春日多閒毋惜一吟以助

予歡古人有七步成章者汝可能乎小姐對曰旣聞
命矣敢不效嚬以博一笑乎太后擇宮中捷步者立
於殿前欲出題而試之公主奏曰不可使鄭氏獨賦
小女亦欲與鄭氏共試之太后尤喜曰女兒之意亦
妙矣但必得清新之題然後詩思自出矣方欲擬題
詩矣時當暮春碧桃花盛開於檻外忽有喜鵲來鳴
枝上太后指彩鵲而言曰予方定汝輩之婚而彼鵲
報喜於枝頭此吉兆也以碧桃花上聞喜鵲爲題各
賦七言絕句一首而詩中必揷入定婚之意使宮女
各排文房四友兩人執筆宮女已敎步而意恐或未及

成詩睍覘兩人揮筆而亂跡積緩矣兩人筆勢風飄雨驟一時寫進宮女才轉五步矣太后先覧見鄭氏詩曰

紫禁春光醉碧桃何來好鳥語吱吱樓頭御妓傳新曲南国天華與鵲巢

公主之詩曰

春深宮掖百花繁靈鵲飛來報喜言銀漢作橋須努力一時齊渡兩天孫

太后咏歎曰予之兩女兒即女中之青蓮子建也朝廷若取女進士當今古杜元採花矣以兩詩送示於

公主及小姐兩人各自斟酌矣公主告於太后曰小女雖幸成篇其詩意孰不能思之姐姐之詩曲盡精妙非小女所及也太后曰蘭女兒之詩頗鈍味可愛也